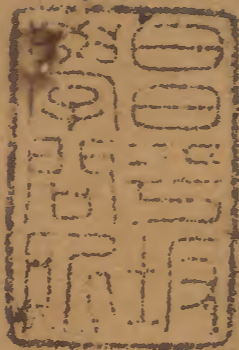


羅近溪文集

四之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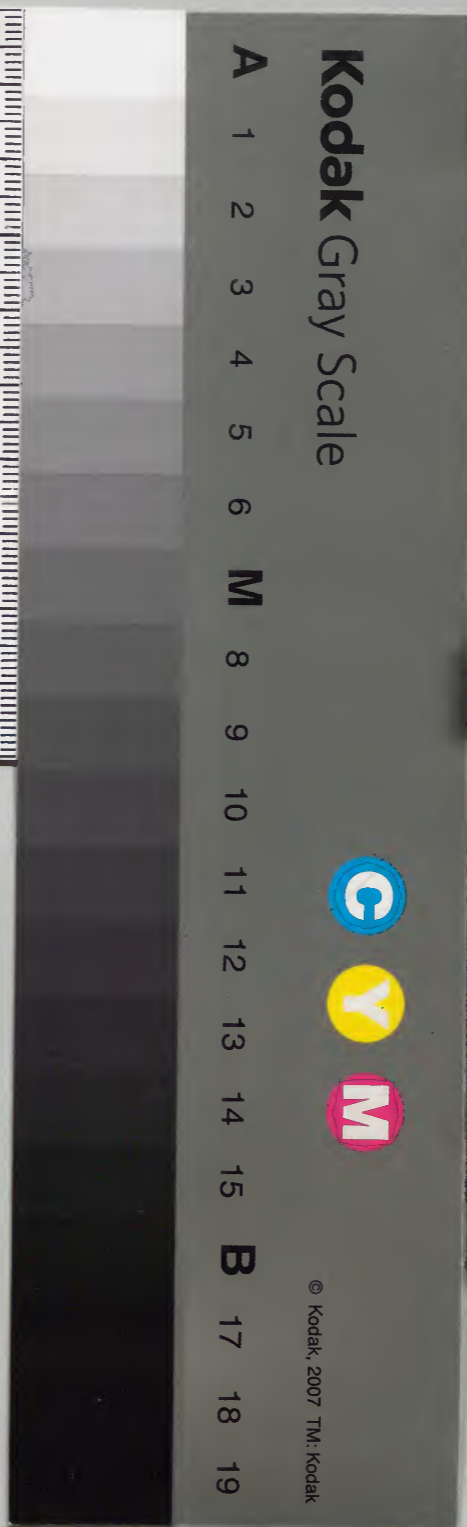
漢書門			
一〇三九	七五	八	一〇
四號	函	架	冊
類			

內閣文庫			
一〇三九	七五	八	一〇
四號	冊	架	函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0394	
冊數	10	( 8 )	
函號	314	63	

別集八十五

共十





墓表

許長史墓表

淺草文庫

維萬曆六年戊寅冬淮藩左史北崗許公年八十五  
 考終于家越明年夏厥嗣郡廩生漸國子生浩治奉  
 公柩塋于郡西之金山堂公侄盱川君以名進士家  
 食狀公生平以干大司成穎陽許君為之誌而銘焉  
 穎陽為諸生時公蒞其郡見所為文重致期待躬聘  
 以課諸郎故穎陽於公最感知遇所撰述公德業當  
 極詳備迺漸昆季謂余先比部前峰府君與公同遊

近溪子文集

卷四

七

崇仁廖東湖先生之門誼在通家委余著公履歷大  
槩表之墓道俾過者永遠知所矜式按狀公諱璜字  
德鳴世家郡北鳳凰崗下故郡北崗以爲別號其鍾  
孕奇秀實於地靈居多父讌庵公生公十歲而卒公  
時雖幼孤而抱大志聞東湖先生以端嚴爲諸士所  
宗遂自母鄭孺人往就課業每有所得輒蠅頭楷書  
識馬季父學夫孝庶見而異之曰繼昌吾宗者必是  
兒也比遊郡庠果大爲諸司賞識且制行莊整朋儕  
動以伊川日之嘉靖乙酉王石梁公主試江省首取

公卷後來刺我盱猶亟稱公才不置第數奇屢試春  
官弗捷遂謁選得授別駕于楚之岳州邑長吏有恃  
勢橫恣者公毅然以法繩之後陰蓄報復幸當路知  
公得調常德常德亦楚服也治鄰舊境風氣稔邇所  
受上知久且益衆公得展所敵爲於是遐邇頌聲洋  
洋卓起既九載當考績銓曹道林蔣公爲贈言種種  
不啻口出蔣固素慎許可者非心悅能如是耶時冢  
宰古冲李公見公過部訝曰一官遲九載者恒不多  
見况執政鄉人耶然執政豈惟同鄉又學夫君同年

也公自登仕絕無相干賴李公知尋陞徽州司馬人  
於公方以享衢相屬望而徽之士民若獲慈母依依  
欣戀公顧早倦仕遊踰年屢求休致當路喻其意者  
嘆曰是恬退計也乃謂淮藩近在同省足便閑散因  
有左史之推公抵任不數月假歸竟不復出從是徜徉  
林下始二十年居常詩不求工而不輟吟咏飲不  
過醕而喜延賓友借郡邑耆舊來山夏公稚川王公  
十數輩嬉嬉終日修洛社會事昆弟四人至老友愛  
不替惓惓諸子姓中或不給與親識孤寒者咸不吝

賑卹野有暴露捐貲收瘞郡侯屢請大賓問詢野民  
疾苦則侃直無所隱年瘖耄耄而視聽聰明步趨輕  
健望之灑然仙度公每謂余曰璜凡臨適意境界最  
善休節不忍以心力勞徇世情終身於髮不櫛於齒  
不絮於耳不搔嘗對客笑曰我今固無諸公所快然  
久亦可免諸公所苦也夫所苦出於所快天下豈止  
一櫛髮絮齒搔耳已耶余謂居身應物皆當以公爲  
格則可也公子姓玉立瓊森胤祚蕃衍未艾邇復兩  
過恩詔進階奉政大夫公以盛德借膺隆祉誠天

人所協應鄉曲所具瞻而垂休立範於後進無盡也  
已表而彰之豈爲許世之世美已耶

杜少庵墓表

嗚呼此臨汝瑤溪少庵杜君之墓也君諱天相字元  
吉父逸庵母艾氏以正德某年生君幼即穎敏逸庵  
奇之嘗語人曰此兒言動若教習然者弱冠就外傳  
治詩經業成已而曰非實際也遂屏去循循雅飾有  
忠厚長者之風娶李慈惠勤儉君善內助得人與之  
謀曰吾父年六十三而生吾今七十有七矣家事須

吾與若身之李諾其言遂綜理于內君周旋于外殊  
獲二親歡心一夕李夢手寶珠吞之醒以語若君喜  
曰產兒兆也已而應奎生少長果醇雅喜靜坐君目  
之謂李曰幸勿使近群兒嬉媾未幾君遺痰疾數月  
不瘳將危囑李曰吾病且革吾父母年老汝代吾養  
吾不忍對父母諄諄安慰以傷吾心奎兒質美督其  
讀書無令惑他岐倘發吾所未發吾無憾也語畢沐  
浴更衣整冠升堂請父母拜拜訖端坐而逝傷哉應  
奎念遺訓強學爲文章歲丙寅始從余遊上下周旋

歲不余舍今且十九年所矣凡余所論言下多無扞  
格故當世名公如中谿李公寅所嚴公麓池郭公淮  
海孫公天臺耿公公泉胡公同野李公輩無不重爲  
許可此非君之靈爽默佑而然耶君卒時親老子幼  
慟哭依依無有誌其墓者茲應奎樹立矣請余跡其  
行實鐫石墓左表而彰之俾來者知所考云

詹養澹墓表

嗚呼此樂安庠生養澹詹君事謨墓也今雲南大叅  
見羅李公即從弟養真侍御所具狀誌而銘之矣據

狀所誌紀其偉節篤行卓志敏修寧不足起立頑懦  
而翼勵下風於沒世後耶噫亦難矣昔孔子之慟顏  
淵曰惜乎吾見其進未見其止夫吾養澹身出宦宗  
才稟英傑居常睥睨乾坤以爲惟不朽似非聖賢無  
以當其心志然者故自幼師事鄒文莊羅文恭二公  
即余至鄙劣亦辱知與而不爲擯棄想象其爲道德  
精神真火燃泉達勃不可禦乃最後聞見羅知止之  
論歡然有契遂構知止軒于西源將究心至善之學  
而終身焉噫此孔子惜顏淵而未之見者今遷於吾

養澹見之誠斯文一大快矣何見之未幾而天復奪之速耶雖然壽與不壽自吾此身言之耳學而得所止焉知吾此身而與天地共相終始億萬千載而無足以並其久且長者孰謂生年五十有六而遽不足以稱壽也哉余茲再至鰲溪友生仍前聚首每當意見之紛騰論議之周張以及世情交錯輒嘆曰安得如養澹之善止也哉卽一時聞者莫不戚然感愴然悟而翕然隨以定焉噫又安得起之九泉而盡止夫一世之不止者哉養澹二子德容德教謂余言爲然

請書而表諸墓云

墓誌銘

雲南唐中丞墓誌銘

余生孱弱多病不能啖肉食先人懼其弗育嘗令習作佛事稍長爲舉子業輒因讀法華諸經而所爲文詞遂大暢達若啓之者余亦莫知其所由然也從是故於釋氏家說未敢輕訾及接海內縉紳如望湖吳公大洲趙公秋溟殷公平泉陸公二山楊公五臺陸公輩亦雅多樂談然亦雅推我濟軒先生爲能深造

甲戌冬余臬屯政來滇先生杜門謝客一紀餘矣乃  
爲余出迎賓次余遠挹丰神翔舉翩翩儼爾仙度因  
爲敬聽玄談坐忘移日竊慶斯行若不負已乙亥春  
夏允再晤至冬又再晤則指坐中老衲云公祖爲我  
強留此僧辦我西行公據時起居壯甚未敢以其語  
爲然明年丙子五月余西巡歸先生門下士察生所  
聞以貢考迎余洱海報曰濟軒師以茲三月廿五日  
逝矣余訝曰何速也繼而曰師逝之頃白龍夭矯從  
西山起侵尋天表衆爭羅拜余復訝曰何奇也細詢

之則云師先七日不食擬吉以是日之中及期起如  
廁取水自沐浴畢易服生請襲襦以進止弗許衣巾  
鞋襪手自縛束已而端坐令親屬序近言別別已進  
前留老衲囑曰吾與若固時共相見未別也衲曰善  
自護持曰護持個甚熟視之息奄奄盡而頭目凝然  
不少傾動次日入歛神色軀體和煖如有生氣合郡  
縉紳士民困之發菩提心者不知其幾矣茲余以  
萬壽入賀敬吊中堂而先生嗣子鴻臚君熙載持狀  
乞余誌其墓余曰而翁天遊神龍倏忽其孰能筆舌



而方物之耶然按君所狀而翁幼學壯行以暨晚休  
善行種種固莫非是心之所形見詳其行孰非顯其  
心耶則爲之誌曰先生唐姓諱時英字子才號濟軒  
晚號一相居士其先世湖南人高祖以戎籍徙自辰  
瀘遂世居曲靖之北關祖洪妣鄭敦厚勤家生封主  
事公經配封安人伍厚德視前益篤故天報以先生  
先生年八歲就傳授尚書日誦千言嘗夢遊玉虛宮  
謁三清右邊老子避席虛讓覺而道釋經書恍若宿  
解年十五有聲庠校廿年試魁滇省上春官弗第旅

食京邸六載廼登念庵羅公榜進士出知平陽縣政  
尚簡靜奸豪貼服均田糧修水利民感惠政弗數乙  
未陞戶部主事初委督糧通倉繼委權稅潯陽己亥  
陸員外郎復委監銀庫先後皆利穴且鄰權勢先生  
處之裕如其廉名能譽日彰彰表著庚子陸郎申辛  
丑出守真定時北虜犯井陘以先生調度周悉民間  
絕無所失北虜去尤加賑卹民心歡頌去今三十年  
如一日也先生亦嘗曰吾宦底成全於真定爲有力  
耳甲辰擢副貴州臬先是封公暨安人俱以先生在

通漢子文集卷四  
戶部時值立 東宮獲領 恩典至是皆登壽域而  
先生錦旋進觴爛彩稱盛一時丙午陸貴州大參尋  
丁安人憂丁未而封公亦逝襄事後復秦河南部糧  
京邸都人士同志者聚晤若市輒嘆遠養深造弗如  
丁未庶訪浙江憲度精嚴視貴陽尤卓庭無積牘獄  
鮮寬滯兩浙咸神明之壬子轉山東右轄癸丑轉陝  
西左轄甲寅抵任會套虜恣橫地方當警 當寧宵  
盱西顧爰咨冢宰瀕沉毅才畧應撫綏之命當事疏  
先生入 旨俞乃節縮邊儲招徠勇健以控制諸險

要於是四鎮協和諸夷退遁雖中遭災旱地震而軍  
民晏然不為所苦且乘暇進縉紳多士縱談心性山  
僧野老亦與其中言官風聞至形論列有 旨留京  
別用時為嘉靖丁巳歲也先生既交代來歸遂結社  
于郭外東山禪林日惟焚香默坐一切交遊俱皆謝  
絕間同老衲取燕輿一二函信手批閱尋共抵掌點  
額超然句外傍觀者竟莫能測二十年茹蔬飲水泊  
如也嘗語所親識曰武侯謂不使廩有餘粟庫有餘  
財時英於是亦竊有志故近年悉出宦貲聯合宗族

置祖祭田建設義庄以利濟一切無告必罄所入乃  
止余竊觀先生中藏皎涵璧月湛映寒潭於世味了  
不相干而事物至前應捷影響故愛憎不形於言貌  
畔援不見於事爲以居官守而澤留去思以處鄉閭  
而儀刑沒後其氣蒸川岳象感雲龍理固宜然已先  
生卒云云銘曰見于田 雍于淵 神物難羈 終  
翔彼天 惟法爾其普施 將遍潤乎大千 通西  
方於東土 壽無量而億萬斯年

永新尹天湖墓誌銘

明興崇重理學代有聞人正嘉間浙東陽明王先生  
稍稍以良知爲訓海內咸宗之然惟余省吉安居多  
其時不獨縉紳多士即草野潛伏之夫亦徃徃以羽  
翼斯道自期如永新天湖尹君其一也君諱珪字國  
潤裔出番陽侯之後祖景自龍波墟分居江東爐下  
景生廷侯娶文生君于弘治某年自幼質付殊常口  
無喧囂動無僭忒初父母授之舉業每苦不見意趣  
及入郡城聞士友談學就而聽之覺有所契乃盡棄  
舊學以從事于東廊南野二公之門其邑中李南屏

顏申谿暨余師山農尤相親洽余以農師之故亦數  
得接見其渾朴直遂大類古人雖所論議不無偏泥  
而篤倫理崇信義不欲一事有媿於心不忍一人有  
疑於學似出其性然者故聯族衆則兩建宗祠詳修  
譜系聯鄉衆則助構會堂勸斂會費家貧每力作自  
供毫無妄取嘉靖辛酉巡撫何公蕪其狀旌之謂躬  
耕養母考古從師至老不倦郡邑賢侯亦屢賓鄉飲  
今春遘疾其友吳文南往候猶切切談心不置隨曰  
疇昔之夜夢乘五色雲真抵漢表香靄景爛須臾解

化將去此而逍遙遊乎珏平生無大可人意者亦  
無大得罪天地者願子作狀乞旰江近溪公一銘足  
矣已而沐浴更衣端坐而終享年八十有八娶葉氏  
生子三俱不壽獨其甥尹世卿孝養五載盡心喪事  
至是持狀乞銘爰爲銘曰天湖之來 篤志綱常  
天湖之去 乘雲帝鄉 樹石徭岡 千載流光  
先母寧太安人墓誌銘

隆慶三年歲在己巳冬十二月十有一日己酉不肖  
孝男寧國府知府汝芳偕弟汝順汝初奉母太安人

寧氏之柩葬于邑南從姑石之東汝芳泣血誌曰嗚呼盛哉吾母之德純且備也汝芳童時侍母以迄今日一言一動無或敢忘於心而不思末世誦傳之也蓋母故天聰夙啓幼未經師傅於小學列女傳諸書悉能通其大義有歸先君前峯公確然謂古聖賢必可企及盱人士知講學明道實自先君始之至事先大父兩崗公妣江孺人庶妣黃孺人俱以孝聞且爲堂叔撫孤成立而聯族黨新宗祠積社倉開義塾鑿鑿可方范文諸先哲者皆母相助之力也此先君遺

都庫試稍弗利卽勸引退以課諸不肖晨夕經史多母口授遇有卓絕行誼輒呼而問之若輩可能是耶汝芳舉進士十年不仕母恬如也後令太湖守寧園迎養而歸行李蕭然不少介意及先君歿遂令汝芳勿復仕且罄所貲以樂施與造橋濟渡悉解簪珥嘗語人曰吾湏篋無尺帛銖金之餘方覺酒然無累母是時久已玩心太虛性地融徹日惟瞑目靜坐汝芳侍之移時不接一語問卽焉則曰此際此心空空洞洞已彌如是三載忽食頃集諸婦語曰人生苦欲多

壽郎千齡與此日何殊隨呼婢設浴具浴畢持筭櫛  
 鑰置高所婢曰明取不復勞乎笑曰吾不復用此矣  
 夜半疾作端坐鼻流雙筋而終時今年六月廿五日  
 寅時也外祖游溪窳正十六公世有隱德娶饒氏生  
 母于弘治辛亥七月廿六日辰時至所終得七十九  
 歲嘉靖庚申汝芳以刑部主事考績母受 敕封安  
 人生不肖三人女一適庠生黃熾男孫六人曾孫十  
 五人銘曰從姑之峰兮 轟轟雲叢 安人之德之  
 隆兮 天畀其同 從姑之中兮 盤盤幽宮 安

人之世之榮兮 地亘其豐

臨川傅母官孺人墓誌銘

余髫年聞臨川石井傅君名欲識之意恒汲汲也比  
 丙午冬君就試盱江始挹君顏色坐中談道義侃侃  
 就而聽者忘倦焉同舍郎笑曰傅君為道媒聘固不  
 當如是耶既而君應貢行余亦入仕籍不相面者復  
 一紀歲丙寅余值先君憂歸君來唁余姑山尋謝君  
 堂拜母官孺人年八十三而履便貌憚嘻嘻作相得  
 語余嘆曰傅君能養於茲足徵矣君曰母固天性非

近溪子文集 卷四 五五  
由養也時私謂期頤可無難致乃踰二年即以計聞  
余復走吊則孺人塋且卜吉矣君泣而持章僉憲狀  
請銘焉按狀孺人爲邑南淇塘官聲亮女生平性溫  
而敏父授以小學諸書即稍知大義至誦二十四孝  
詩則喋喋夜分不置及笄歸傅公序執婦道甚謹事  
祖姑與姑咸盡誠欵雖姑性嚴峻亦每得其歡心臨  
終皆祝而謝曰願新婦子若孫後當大貴顯也傳世  
業商孺人獨勸公事舉子業後值祖商南粵疾亟召  
往視之時君生甫三月公入粵半載遂以不服炎土

病卒孺人時年二十有一聞訃輒收涕抱君語曰特  
此可無恐也惟急與亡人柩歸耳已而解簪環募力  
以往竟得柩歸葬焉居常了無嗟嘆亦不作奮勵堅  
節之語惟時時撫君言笑口授童蒙諸書間以俗說  
釋章句大義君未就外傳先已熟耳古聖賢事矣以  
故君補郡庠試輒先多士後一聞明水陳公從陽明  
先生講學即奮然浙遊得盡友一時名賢而鄉里同  
志後彥亦多君啓發故好事者輒稱之曰道媒道媒  
豈君成自天性然皆孺人善導之功所致也及應貢

司訓建安孺人隨養日誨君以立師模無辱紫陽之  
鄉尋陞晉府教授即命辭檄歸故里里族中女伴相  
過無親踈必索所藏巾幘與之且時歌二十四孝詩  
以忻忻勉勸繼避寇城居衢巷中貧丐聲至周之惟  
恐或後甚則倉皇色動蓋慈憫出之性生然也君配  
黃生孫二元和中嘉靖戊午鄉試元順登隆慶戊辰  
進士二孫之速有成立且駸駸聖賢之圖以善繼君  
之志亦多自孺人培養之教得之孺人壽八十有五  
子孫賢且貴顯然意甚安閑見人稱慶則舉手加額

以蒼天存問聞有欲張大其節行者嚴拒之曰茲分  
內事奚足難耶嗚呼傳記中稱節婦賢母亦多矣然  
非極力柄持則必矢心自固孺人獨恬然自怡而履  
襪于匆卒之初義方于撫孤之久至於矜持張大終  
身無幾微見于顏色即古人中求之未有也豈天將  
昌傳氏之宗而闡慶源於無窮也歟余固不能已於  
銘也銘曰躬以節全而得之性便 嗣以慈延而期  
之聖賢 道倡先覺而良知徧傳 世教賴焉而報  
應自天 後祿綿綿而將千百年



仲弟樂溪墓誌銘

弟姓羅氏諱汝順字惟道別號樂溪先考比部前峰公妣睿氏太安人生余兄弟三人幼汝初次則弟也弟生而孱弱耳歲乃呼父母三歲始步方就口食群兒或侮之輒作色呵叱毅然有丈夫氣祖考兩崗公見而語家人曰是非凡兒可善飼之及長外傳授以句讀不屑屑循行第質義相難余時同筆硯或強課之弟曰兄謂聖賢書即作口誦耶余愕然驚異一夕共寐山房謾語之曰弟視若兄將能擢高魁居膺仕

耶又能老而休享完名耶曰即非兄猶思爲之况兄耶復詰之曰弟視若兄如是而安於蓋棺否耶曰即非如是人猶將安之惟兄則決難以遽安也余窺其有遠志每與商訂儒先問學工夫未嘗不相默契但其質性多欲現之行事故年甫弱冠於吳楚閩粵登涉幾半凡所交遊多一時名士余同年淮涯倪公尹南城聞弟才名欲請而收之邑庠弟竟以力穡辭免士論高之羅族自唐歷今居頗繁衆且遠祖墳墓失祭展者間亦有之先考久欲合而修焉比余登第例

得坊貲百緡遂公而與第司出入生殖二十餘年十  
倍歸之於是立始祖之祠置墓祭之田訓諸子姓以  
義館周諸貧寒以廩粟故禮俗之興合郡以先考稱  
首及先妣晚年欲罄所積以新大德橋梁工力甚不  
易舉第燁思竭才寢食俱廢不一年而成衆亦咸羨  
堅美爲盱南最蓋第才長於任事潔於居己而尤篤  
於孝義故所舉人靡不服而告成亦自易易類若此  
也第娶容氏爲紹興司訓玉泉公女與今水部斗陽  
張君安人兄弟也公晚苦清貧第侍奉殯葬始同考

妣至諸子姓迄今存軀不怠南豐葛氏子幼孤第憐  
而字之爲課業娶婦以至成立因以立名而感慟終  
喪視親出無異焉其他遇病則與藥餌遇歿則與棺  
衾遇伶仃則與資助不能一一枚舉其慈施似得之  
天性至於處道義之友匡講學之會勤倦篤切尤難  
盡狀故第未五十而鬚髮蒼白幾六十而身體尪羸  
竟以勞瘁終焉嗚呼傷哉第之苦心矣乎聞其告終  
之日沐而衣冠叩祖祠揖族黨怡然坐正寢命婦女  
勿近命嗣子輔信受慈孝勤儉遺言勿徒哭泣衆視

若處平常俄而瞑目以逝嗚呼余知第亦良不負此生矣乎茲輔叩余請銘余含淚銘曰天昇其才而阻其階 人頌其賢 而促其年 豈將佑來許以作求 光奕世而未乎茲丘

廣昌羅石潭墓誌銘

君姓羅諱憲字從度別號石潭二十四世祖德稱公為唐侍御史自南昌栢林分居南城之磁龜生子一十四人三為禮通公遷南豐菰河至十七世同輕遷廣昌與查為君始祖六為近通公遷四石溪則余始

祖也禮通公以下衣冠代不乏人至祖明質膺貢選仕廸功郎質生祿配饒生君于弘治某年君幼與銓部石崗李公同事舉子業長以書經補邑弟子員正德間閩寇屢至當道欲營邑城界傷學宮當道嚴猛人莫敢言君走百里以告族伯祖少宰圭峰公公白其情於當道乃已後復倡諸士開泮渠環東而流故今學舍屹然全勝一方者多君力也君年三十未舉子厥配揭孺人蓋少司馬松雪公孫女性慈敏數為君憂之君曰吾知自修以聽天耳乃共孺人務忠厚

以理家政假貸者與之咸不取息力不能償者併其  
券焚焉鄰竊廩粟捕獲將鬻其子以償君遂不問貧  
不能葬者出衣棺葬之捐數百金不啻也未十年生  
子四且皆蓄愈盛天之報德機亦不顯哉屢試不第  
遂遨遊赤石紫霄之間日策諸嗣子為進取計今良  
傳良僕入國學良俊良儕任泰寧奉化主簿萬吉萬  
全亦入國學萬程登進士萬有萬鑑中鄉試萬象補  
邑庠生君年七十七孺人亦八十二卒焉良俊等將  
奉君暨孺人柩塋于程岡禱適余以講學至據譜系

余視君叔侄行也良俊等泣求誌銘以垂永久余義  
不容辭銘曰陰隲後延 古有格言 而今則然  
世百斯年 其未視乎茲阡

南城王太學墓誌銘

王君諱仲源字子本別號東泉始祖約庵公宋季自  
河南來任建昌軍巡檢遂即城東壕堦家焉壕水從  
北郭鳳凰崗環流入盱山川交會為郡東勝地以故  
王氏入國朝久稱殷富至大父素軒公父一齋公相  
繼幹理而益盛焉一齋雅好文學奉例授 益藩典

儀時 益端王以賢名而一齋職掌邦禮氣宇雍肅  
體貌軒豁大爲王重余少爲諸生從班行中數目而  
心賞焉後諸子侄從余遊一齋時過館相慰勞間出  
所作律詩訝其中多警語詢之則與余故人車白江  
友善其所得蓋有自也娶吳氏生子四東泉首出之  
臣之屏以渙其第也東泉雖事舉子業然亦時同諸  
第游車白江門質疑問道朝夕不少倦且能推所餘  
以濟白江空乏白江數共余言王長君個儻好義非  
凡士也至補郡庠子弟員白江與余方望其大就而

一齋以事之京竟爲輸粟入國學遊焉去之日挾白  
江舊稿次第鏤傳而一時海內縉紳咸知白江名者  
東泉厚於師門成之也後一齋白江俱故東泉猶時  
共余往來無間然力家勤劬事繁食少病竊發矣且  
年四十未有子或以是憂之東泉慨然曰吾恃此心  
非薄德者何患焉後竟如言生孤德章雖東泉不起  
而所娶饒氏能撫孤有立一齋世慶亦可自東泉而  
引之弗替也已茲饒氏將扶柩塋于某所之臣等謂  
余當銘其墓誼不容辭銘曰嗣富以穀 家祐益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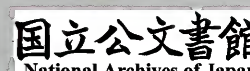
徵德以文 師名益芬 子職第誼 歿乃賁志

眷德自天 章其允賢

休寧吳龍塢墓誌銘

休寧吳生周翰來從余遊詞論誠雅可掬余心竒之知其可與言也因謂之曰良知在人原自炳朗惟於光景慶執着求之便添障礙耳其尚邃心於淡合神於漠乃爾得縣解也吳生不覺熙然自喜為余心契而辱有生平通家誼矣無何出厥考狀請銘以石諸墓左余曰吁余去令先君千里不能躬耳其聲施第

目厥嗣而君可知矣能辭銘君哉按狀君諱松生號龍塢系出唐侍御少微公後祖父咸有隱德君少失母哀毀殯祭咸中禮無童稚態養父以志財帛無私入其事庶母若生已者竟得其歡心一第庶出愛之不啻同胞此孝友之性固天植然也及長屢越湖江為貿遷計而於義利之嚴獨有卓見曾商浙會人遺金貳百竟去君獲知為君值待其返而還之嗟嗟志之淺鄙者銖兩可取寧失義而利無所棄又其甚者利人之有而奪之視君所為何如也其諸仁厚長者



之流歟此可以風世矣歲己亥 梓宮南來徽郡力  
役爲艱君慨然出所蓄以助公私少得休息事聞采  
風者檄有司旌其間同族食指數繁門戶久且負累  
君獨以身任之規畫既定衆遂不苦常造橋梁卹無  
告陰德始難指數終身蔬布雅樂田園閉門課子一  
以節約吳生晚出延師訓之戒其勤讀作人吳生獲  
以莘莘問學而竊孔孟宗奧蓋君之能父也銘曰維  
人之生 身難百齡 匪利欲昏 心則貞明 好  
義樂施 超然古今 峨峨公丘 耿耿公靈

太湖金洪洲墓誌銘

太湖有金君紹貴者字世顯別號洪洲太學生百鍊  
父也金生方垂髫自其鄉來習禮于邑城社學余見  
而愛之後過其鄉君坐余中庭訝其儀狀魁偉器度  
舒徐余詢家世知其素敦厚德祖父俱尚義恤乏臺  
司加獎而名載旌善亭額至君博習群書喜談方外  
歲甲辰邑大饑君出粟千石賑之鄉民丁明等瀕死  
存活者不下百餘人邑令張公水部賴公相繼旌其  
閭人咸謂君不替世美云母有疾聞楚人善醫即走

數百里躬乞方藥及回疾篤母力起飲之曰此吾兒  
汗血所來者後不起君哭幾失明即今垂老語及父  
母輒涕下不禁蓋其溫厚惻怛多得諸性生故與人  
處能含容不較雖里巷頑悖者亦皆歸德卒之日金  
生方卒業盱江歸君喜曰兒得師羅父母吾沒何憾  
亟命遷之中堂無一語及家事湏臾瞑目而逝合室  
內外咸聞人馬聲如官長發行狀共異之自是凡里  
中災祥君必夢寐先報歷十年如一日益異之遂相  
率肖像立祠致香火之情焉噫亦誠異乎哉豈君慈

惠鄉曲之心固無間存歿如是耶宜其後必有光大  
門戶以表揚君世德於無疆無盡者矣故余因金生  
請誌其墓而銘焉銘曰我恆愛人 人亦愛我 初  
長善苗 終圓善果 生死存之 異何不可 盈  
宇宙間 原只這個

南城黃郡博墓誌銘

嘗聞之萬物所不能逃者其數乎有味哉斯語矣夫  
天下之事爲之者人而成之者天數或我睽即爲力  
雖盡而幾卒罕遘者衆矣吾鄉雲溪黃公平生竭精



神業舉子其文不謂不攻其試不謂不前乃竟阻於  
一第而就貢選勤課厥嗣景雲大著聲華既舉江藩  
第一復聯登進士勢於 恩封易將拾芥卒之自領  
郡博以歸氣體丰神可欺少壯且調攝藥餌素稱神  
明上自司府下迤里閭人賴以生活者不勝其數而  
一身手足痿痺且遂莫痊焉茲非數之所為而何哉  
然人之仰其名者則愈重天之裕其後者則愈繁是  
卒雖自今而為壽也實無盡矣余與公生同乙亥近  
偕州守中石陶君輩計月以公為長歲時徵逐將樂

餘年茲公先逝公第三溪明府卒其子文炫等持東  
津王君所為行狀叩余庭求其銘以塋噫余視公誼  
同兄弟敢以不文辭耶按狀公諱季融字子春別號  
雲溪世居東臯之落霄里名硝石代有隱德至日新  
生九塘而黃族益盛初配劉孺人生公暨定遠尉少  
溪繼配程孺人生三溪暨庠生季通季成方劉之卒  
也公尚幼賴程撫之然稚年即穎異不群凡兒稍長  
就傳胡介石于府庠時司寇朱東源公同舍一目公  
課嘆曰他日昌黃氏宗者必此子也嘉靖辛卯補第

子員所與遊者惟今侍御鄧純吾尊翁方石暨王東  
津三人而已歲在甲辰聚會于硝石華林峰英敏意  
氣會集一時其研窮切磋迥然出諸尋常而經傳旨  
趣不深造自得不已也嗣是郡二守合川周公三守  
松泉胡公相繼蒞肝挹公文詞舉動知為素養遂延  
館賓以傳其子丁未石城許公校士首取壬子潢溪  
鄭公亦然士受二公知者卒多入彀乃遺珠之嘆公  
獨不免然景雲三溪俱文藝超卓氣宇清揚士類咸  
跋足以埃顯發至辛酉景雲果發解而三溪魁擢叔

徑同升光照尊俎九塘且無恙萊慶一堂咸謂非世  
所常有也來春景雲聯第拜尹上海未及二載而政  
譽冠畿輔遽以痰火卒于甯上海士人舉而祀之名  
宦公見士民哀號狀撫棺浩嘆曰兒不壽猶壽也吾  
復何憾耶觀者共難其曠達萬曆癸酉公始膺歲薦  
上春官領訓南昌郡庠公平生敦行慎履文學優長  
士馴訓誨不習有孚且博洽群書陰陽脉藥尤臻妙  
蘊官居省會臺司延接動移時方輟而程孺人衰暮  
遘養妹自憂苦於是乞假歸省不數月通庠呈留復

任司府行催再四懇告不已始得休致兩院謂其奉  
親至孝教子成名製扁孝慈維則旌之居家杜門不  
出嘗戢理落霄故宅就石環臺倚厓構閣日携家偃  
息其間余扁舟時一探訪恍然非人世也癸未一疾  
幾不起既起手足遂痿至今夏遽告終馬銘曰恒言  
自昔 於道亦幾 不為良相 即為良醫 物濟  
斯溥 報食奚疑 簪纓甲第 濟美逶迤 千載  
如見 是曰雲溪

宜黃應太學墓誌銘

大江之西省郡為南昌自南昌西行二百里為撫州  
再百里為建昌當二郡上游有峰直干霄雲者為軍  
山山下係二邑其南為建郡南豐其北為撫郡宜黃  
馬嘉靖丙午余講學撫郡宜黃曉吾應君名蕙字汝  
質者時猶冲年來游門下余知其家世居軍山之巾  
廣谷大川有神岡寶屏之勝乘輿往遊因得及庭君  
祖壺丘公年八十父屏山公年六十俱以通家接待  
見其循雅渾朴雖富甲諸鄉而謙抑崇禮確有古風  
益敬愛之時君習禮郡庠奉例將入國學聞余性命

近溪子文集卷四  
之說超然欲脫世途以終事身心而以未畢之志付  
諸二子曰標與材者辛酉余出審大同宣府獄歸省  
君携二子來見且令誦府司所試經義余喜君有子  
將大發軍山之秀比余北上未幾廣寇流劫其鄉擄  
君去舉家奔惶凍餓谿谷不惟父母繼逝而標材亦  
驚殤焉君以子身備膺百難靡不以覆墜為憂者君  
悉心綜理不數年居火而復新產荒而復治君配鄧  
孺人又納朱氏女為側室慈惠撫之生今嗣子楫人  
咸慶君晚福無涯君獨戚戚一日告余疇昔僧自遠

來最惠以急務修持久將不免余謾為說日子謂古  
今可誰免耶君慨然應曰弟子恨修持未能得耳免  
不免固非所論也癸酉君年四十八忽遭火病頽鄧  
孺人曰是殆將弗起也時方治所居前館鄧惶泣欲  
已工作君怡然曰即不起亦人之常何惶惶為耶再  
越月處分談笑不異平時亦無幾微少動顏色第囑  
曰羅先生知我塋必為乞誌銘噫君信不免矣然修  
持至是豈無所得者能耶今余復至君庭而揖年已  
十二因以君遺言再拜請銘余恻淚為銘曰軍峰亘

綿 鬱含紫煙 軍溪清漣 遠引瑤川 中毓奇  
士 身世如仙 告終詰旦 知先數年 前光後  
裕 徵之余言

晉江黃教授墓誌銘

得山黃公以隆慶戊辰自直隸金山衛學正遷教金  
谿郡王檄至即謁松江守洪溪衷公辭歸公曰是官  
雖薄實善地也且謂余方家食獨不能一遣耶公曰  
是固日煦志也遂携家而來相見懽甚余郡諸生每  
五日爲講會會則必至議論疊疊竟日忘倦入則復

以所得語王世子世子雖幼亦唯唯聽之久則惟恐  
其不入且誦也不一歲而公病矣又再歲而公卒矣  
其嗣可城方應試于闕計至來奔狀公履歷以乞余  
銘歸塋焉噫余識公將念年矣憶癸丑之春余廷試  
北上公以貢候教職忽遇僧寺聞余論有當於心躍  
然起拜曰良晤真不偶耶昨夢朱子贈以玉圈盈尺  
謂爲周子所遺者兆固先寤寐間矣聚首不間者數  
月後余尹太湖公亦分教永康投書相報謂有賢郡  
守相信於上賢士夫相與於下教固可行而學亦有

成也士夫謂松谿程公郡守則謂今撫臺陶山李公也甚爲公慶乃聞以宅憂去矣壬戌余守寧國公復補高郵一日余謁學院楚侗耿公亟稱公不置余因進曰固某舊知也得無少衰乎公指數教士科條暨所較論曰殊壯甚壯甚頃復報遷金山其獲上信友大興教事不下未康高郵馬嗚呼今教職盈天下非浮沉以逐世則卑汚以利身公獨卓然徵諸實效是可聲音笑貌爲哉蓋公少負奇質翳冠游郡庠能博涉經史百家之言著錄諸書已不下百餘卷及壯聞

陽明先生良知之學又盡棄以竭力從事嘗語諸士曰學在致一而文生焉造化惟一故剛柔交錯而成章孔子曰吾道一以貫之非夫子之道也祖述堯舜而得統於天者然也周子謂士希賢賢希聖而歸其要於一則學之在致一也厥深遠哉諸士聞者咸知興起且一切饋送隨即謝却布衣蔬食澹如也至事關大體則毅然當之雖得失有所弗恤在永康時海寇倭至禮齋史令尹問計公佐以死守寇望風宿遁陶山公之重公此其一端也禮齋於公爲郡人且懿

戚三年不干以私宋儒陳龍川公後裔貧不能娶公  
言於署篆陳青田司理娶而恤之侍御黃毅所公按  
高郵以忠孝爲問公對曰欲全忠孝者顧所學何如  
耳能以聖賢爲師則利害弗計隨所職而盡心焉忠  
也體所受而全歸焉孝也否則雖輕生犯諫亦苦節  
貞凶矣黃爲歛容敬聽宣聖二十六世孫孔閏源者  
寓金山衛公請于當道曰衛設庠以教諸武弁重祖  
功也先聖功同天地而嗣弗同焉非所以崇文德隆  
先裔也當道爲檄所司世錄之海濱荒落衛庠典禮

殊畧公爲置祭器備聲歌彬彬乎文勝矣且疏開泮  
池修侍御舒雲川公祠清理原設祭田以報廩餼庠  
士之功諸所建明歷歷可紀皆其卷之有素而出之  
有本已耳居常以詩文自娛客至輒留微醺高歌興  
出塵表余嘗過公問病雖疲亦論心不輟一夕欣然  
何余曰得之矣得之矣余問謂何公曰人之大患非  
身乎今晬然見身之不吾有也何泰然如之何廓然  
何之人方憂吾將斃也詎知長生之自此乎越三日  
病篤諸友具在有謂公得無以客居爲念乎公復余

長嘆曰閩其吾家也哉閩其吾家也哉吾客而歸也  
久矣知之者其惟近老乎已而手余去移時而諸晉  
侍者報曰尋瞑目逝矣嗚呼公達觀於死生之際也  
如是耶公諱日煦字載明世居晉江之行春里以北  
向清源山因別號得山云銘曰人奚以生 亦奚以  
死 道則維之 其誰了此 如寄且歸 得山君  
子

樂安黃寄傲墓誌銘

夫天人之相與也其爲跡甚遠而幾固相通其爲理  
甚幽而應則胥顯今觀樂安圓溪黃氏之爲宗益信  
其然矣丙寅秋余過吉州流坑董古南峇山二公邀  
駐講會地去圓溪僅半舍則聞先輩有黃寄傲翁者  
實昌厥宗歟未獲一過也茲歲甲申余復從樂安如  
吉登舟圓溪之滸大學生國柱庠生鎮等數十輩濟  
濟相迎問之皆寄傲翁後昆也余見其禮儀彬彬氣  
象謙冲大殊他姓少焉族長靜菴率長幼持譜進曰  
黃氏始祖自廬陵刺史以來代續簪纓或爲提刑或  
爲守令或典教庠咸有德澤以及士民然皆生治世



爲力不難獨我寄傲翁當元季荒亂兵旅紛紜乃以  
布衣全活濟閭庶奕宗黨其豪傑則出人頭地萬萬  
矣雖縉紳曾公子啓何公伯善王公翊董公子莊羅  
公恢鄒公幼亨等於所居寄傲軒爲文表記而墓銘  
獨缺甚非所以揚前休邇來許也敢陳幣以請余不  
敢辭按譜誌而銘之翁諱任字克賢祖父俱隱德不  
仕翁賦質警敏惓惓繼承先德時元運將衰四方寇  
盜雲擾翁父遑輔招集義士保障鄉閭翁弱冠贊助  
其間遠近歸附者視其空乏則傾廩粟周之且嚴戒  
非寇至無輕動以毒無辜衆賴之且德之也未幾而  
父卒翁獨力支撐出入兵革擾攘中艱辛萬狀然偕  
室李奉母孝養靡不備至及大明開天禍亂稍息  
族衆鄉人產荒疾疫其生不能衣食歿不能棺衾者  
比比皆然翁夫婦量力處分周旋顧復居常訓諸子  
姓曰吾先世以詩書爲業以忠厚爲心爾輩勉承乃  
稱克肖故亂後新第額以積慶知將來子姓必昌熾  
也所生六子俱卓然成立而仲子九德以貢選銅仁  
節判翁夫婦謀曰吾兒官數千里且邊鄙也倘服用

不給能保其不取於民哉乃擇良田授之歲悉所入  
遠助清苦焉九德卒稱廉吏至九斌昆季人皆尚行  
有司延賓鄉飲今派分六支濟美如一文學章縫方  
典未艾蓋一門食指多至數千不啻也噫亦盛矣哉  
天之不失報於人也亦彰彰明著也哉余聞曾何諸  
公所表記想見翁之氣宇軒揚與致瀟酒嗜好恬澹  
真足以脫離塵縻翱翔物表獨於九德官居慮更深  
密其廓大而善精微幾可以語學矣豈天分固大過  
人如是哉今世以貨利自贖又以黷諸子姓者紛如

也安得起翁九泉而使之媿且警也耶銘曰墓之銘  
也世則皆鑄我銘翁也何獨不然翁之歿  
也幾二百年翁之後也孫且玄玄德之潛  
也起于深淵光之發也輝映無邊吾將求  
其端而要其終也信感應之機弗爽彼天而  
父益綿綿

永新蔣母李孺人墓誌銘

余門人永新蔣時望母李孺人以隆慶戊辰夏終越  
三月卜塋謂余誼在通家乃持父士致所為行狀懇

銘焉嗚呼余交士致三十年矣孺人之賢熟於見聞能自已於銘哉按狀孺人爲南屏侍御女任行幼失怙恃撫於母黨而清淑可嘉少長歸士致卽循循知執婦道士致初事舉子業聞山農顏師講陽明先生良知之學送棄去遊四方門戶事惟孺人一身任之士致或數月或踰歲乃始一歸相見熙熙晏如也丁未余道末新庭謁士致同行者數十輩孺人出爲禮畢隨具茗俄頃俱過余訝曰誰謂士致貧耶及窺其果核竟人人殊其約已而善蓄事固多類此也孺

人事翁盥衣補綴飲食恒不後時雖翁度渾厚而嚴畏彌甚姑年六十患目痰疾日夕床褥間問醫治具累歲未或少怠且款語慰曰姑無爲勞分當相依如是也以故翁姑俱壽八十靡有抑鬱古謂菽水足以承懽信哉士致近於此學好古篤行能成一家言而時望亦挾策遊邑庠駸駸有嚮往志孺人薺苦方甘而數遽告終豈天於善人將漠然無情耶抑亦其未盡之享欲遺於厥嗣也耶銘曰貧而安親悅以歡是士人之所難宜懿美永光乎竹汗

從伯母甯孺人墓誌銘

孺人姓甯氏蚤歸余從伯南崗公余母與孺人實同  
出也外祖政十六公世居盱南畢姑峰下之游溪溪  
流清徹而峰臨其上又秀拔竒特甯故稱巨族多隱  
德至十六公尤卓卓表著娶饒氏初生三女余母最  
幼其次則孺人也生來未臨師傅暇日同外祖口誦  
詩書即佩服不忘及于歸能躬發揮孝舅姑睦宗隣  
克善家政余族稱婦順必以孺人與余母先焉余父  
前峰公游郡庠而南崗公商江湖孺人心獨不安比

汝信汝貞少長即謀課之舉業擇師開館召余同事  
早夜勤切致俱有成立余叨聯第而信兄貞弟優廩  
郡庠信雖不辛早世貞則今歲序當克貢而信子良  
彌亦游邑庠向往駸駸馬皆孺人善教之所遺也余  
欲錄孺人之懿行以垂來範故次第爲銘銘曰親德  
之賢 惟嗣是宣 親福之綿 惟嗣是延 天衢  
平平而鴻漸翩翩 昌余宗之慶於百年 其誰敢  
忘乎孺人之教之開先

南城樊母甯孺人墓誌銘

孺人姓甯氏乳名淑靜世居盱南之良湖祖時三公娶羅氏余祖姑也生前山例首起家任無錫二尹素艱嗣息嫡饒獨出孺人雖愛養深至而靈徹溫惠特厚天質率循姆訓精習女紅暇則涉獵書傳悉通大義至作字端楷適勁雖善書者弗如也年十七歸樊公宏公父復窓蚤歿母饒孀居性嚴而公遺孤孑立百難交集孺人上以敬謹順事孀姑下以勤儉綜理家政且以善繼書香勗勉良人而公得肄業邑庠無內顧憂多孺人相之之力也孺人子三長壁次璽幼

璽稍長即遣就學夜歸手書督誦詳稽生熟至字畫稍涉欹側輒怒曰汝輩所志何事我固女流亦生平未作此也凡法帖東牘精整者動借三兒注目把玩以故皆卓然有立蜚聲庠序璽則以甲子擢高魁人咸謂孺人義方足徵云孺人性慈祥雖奴僕有過溫言省諭惟三兒行稍違訓則正色斥怒不已時公孤立親族間有侵之者孺人委曲調護克全交好至濟人之乏救人之急隨出更無吝色故媼黨宗族咸稱其賢卒之日孺人年六十有六孀姑年八十有二時

孫媳盈堂而孺人定省必親餽遺必敵行止必先稟  
命所執婦禮宛若少壯而卒前七日醫告病亟孺人  
聞之笑曰吾生於甯歸於樊女道婦道母道皆心無  
歉第姑方大耋未盡送終之禮柰何因囑孫婦爲畫  
衰以舒此恨時璽試春官亟呼璽勉以力學好善  
母墜先者又命璽曰汝兄在外吾意欲少延以見今  
無及矣汝當時時提警保愛身軀忠君卹民一切行  
政務體而母忠厚施與之心則不惟於祖宗有光而  
吾亦可溘目泉下遺辭愷切一時聞者無不興感潸

奠占孺人之後之必昌也語畢令諸婦掖出廳堂取  
香水徧浴竟更衣危坐時第國子生珣暨親族咸集  
孺人徧稱名慰謝再時許而目溘嗚呼孺人之處死  
生即大丈夫恐未易能也余去孺人家不十里前山  
與兄揚州幕府前溪先比部前峰公幼同筆硯事舉  
子業余與孺人分叙兄弟今前溪孫孝蕪遵爲余弟  
吳江司訓汝貞之婿而璽女鳳姑又許爲余六孫懷  
忠婦且居鄰金斗春暖秋清日接顏色熟耳懿行恨  
未能彰孺人之美以風漓俗茲拜公託敢於一銘勒

耶銘曰平湖維良。孺人之鄉。金斗維昂。孺人之堂。參源龍陽。孺人之藏。厥卜云臧。孫玄世昌。

行狀

先府君前峰公行狀

先君諱錦字崇綱別號前峰世居南城四石溪自唐及今代有聞人至祖兩崗公廷繡魁梧特達甚為族伯祖文肅公鍾愛居常授以教子之方當先器識而後文藝故課先君首以擇師為重時聞臨川饒行齋

先生得良知心傳于東越乃命先君負笈走百里相從行齋悅其篤實因就敝鄉龍池山中館居年餘日以德誼訓迪故先君遊郡庠鄉先達如張兩山夏東洲諸公見必改容敬禮至會同筆硯若朱東源蕭六溪劉東濂夏來山遇有司諮訪諸生孝行純修未有不群然共推先者芳兒時見祖兩崗公身膺癱疾手足動艱先君晨代櫛沐食代饌飲睡代衣被歷年七週未始一委僮僕至祖妣江以重陽日卒後家人或隨俗具酒饌先君臨案舉筋哽咽廢飲雖終其身猶

然也先君兄二人子姓數十自視咸若已出推而至  
於族衆數百自視又咸若原未分異創祠堂以祀先  
置義倉義館以卹乏補修宋元列祖墓田醮祭費約  
千金期垂永久生平無疾言遽色芳幼孱弱多病年  
二十二始誡補邑弟子員每課誦輒以古文會編間  
及前輩程氏其一切時義深戒泛觀勦說至於進取  
尤戒勿亟比癸卯鄉掟郎面命若獲春第宜就儒官  
以保弱體芳體至意遂不廷試而歸父子怡然於從  
姑玉冷之間絕無外慕每春和秋清携芳侍榻觀空

岩下中夜披衣起坐商訂經書疑義必述陽明行齋  
二先生之說以示歸的癸丑見芳體稍進乃遣北上  
成進士令太湖惓惓勗以廉慈遷刑部 恩封山東  
司主事享年七十有六卒于正寢先君質性天厚造  
就於明師良友故內有宗族外至合郡士人信愛畧  
無少異所媿芳多不肖無能光揚萬一茲遇采修邑  
誌倘蒙錄賜一言用垂不朽存歿感戴無極也

祭文

祭南城朱東源司寇



我 明用賢開科以舉進士爲最重而我時自洪武  
迄今登是科者以余輩甲辰爲獨多時同年五人然  
長而賢久而顯者則莫如我東源公之爲尤盛也蓋  
公氣質溫厚涉世練達處衆以和逮下以寬有君子  
長者之風臨機應變決疑負重有當軸秉鈞之度以  
故教歷中外三十餘年高居鄉貳弼教明刑皞然操  
持沛然資級而莫或少泥視余輩之或躁或迂時違  
物忤真瞠乎其後而絕塵以奔也已前年公致政閑  
居時巽齋李君先逝一吾李君艱出獨念二人又爲

公姻婭意將可遂同遊以娛晚景未幾而公稱病耳  
未幾而亦告終焉嗚呼梁棟其摧余國家將安倚矩  
範其失余二人將安仰也耶然公積德既殷後流彌  
遠不惟生榮死哀上來 天寵而子姓彬彬將有中  
高科登膺仕嗣厥音徽畢宣餘蘊以大造蒼生使薄  
海內外咸知頌美休光宗承懿式而百世且興思慕  
則棟梁國家者將不啻今日一時而矩範昭垂者亦  
不啻余二人焉已也則余二人者雖年誼姻聯情締  
兄弟固不當爲無益之悲而公於余二人之菲莫陳

庭有不歆然而來格來饗也哉

祭麻城耿封君

嗚呼噫嘻死生之事為大也死生事大故其說不可  
以不知也夫均是人也人均是心神形骸也然或等  
蟬蛸同草木朝而赫赫以生夕而泯泯以死者又或  
出入造化生而不恃之以生死而不隨之以死者此  
無他其說之或知或不知斯其事所以為有為無也  
昔夫子告季路以生死矣第曰知生告季路以人鬼  
矣第曰知人蓋謂死無非生而鬼莫非人也夫知死

無非生則古即今今即古而萬世斯一矣知鬼莫非  
人則明亦幽幽亦明而三才斯統矣人能以身最貴  
之靈生生之德而統夫三才一夫萬世則盈天地間  
固皆我之心神亦皆我之形骸也已而他又復何說  
又復何求也耶某以天臺諸昆季與進之故得就教  
于封翁者亦久且備矣茲因祭酒之便敢以是說請  
正焉知我封翁固萬禩而長生者也能不為其解頤  
而樂聽之也耶

祭泰寧涂一峰

噫余於我涂翁之卒也而深有所慕矣亦於我涂翁  
之卒也而重有所感也夫君子之於天下也豈能盡  
人人而躬挹之也哉君子之於天下之人也又豈能  
盡事事而心稽之也哉是故計其年之所歷而生平  
之養可考也舉其身之所享而中藏之蘊可詳也觀  
其子姓之成立而義方之訓迪可定也余自入杉陽  
即接我炯齋涂君繼論君派出江右喜其為同鄉姻  
聯江氏喜其為通家且議論博洽氣度慷慨脫軒冕  
以笑傲輕勢利而清高喜其為一時豪傑乃獨於尊

翁一峰未獲一見意常戀戀於懷茲再至則翁已告  
終且墓草云青焉似覺不能為情也雖然翁以炯齋  
為之子以魯玄繞膝為之孫以恩錫冠帶為之貴以  
鄉曲同聲為之賢以安乘百年為之壽則其所養之  
完全所存之忠厚所教家啓後之莊整齊一雖異世  
殊方亦可不問而知矣况登其堂密且久者如余哉  
余敬表而出之非惟吊我翁亦以警斯世也臨風絮  
酒翁其聽之

祭南豐李一吾憲副

余輩甲辰附公同舟匆匆將四十年而中外驅馳互  
相南北者不知其幾及掛冠來歸則余五人者或先  
而倦或疾而罹或衰而逝而我公邃養清修雅宜遐  
壽亦遂報長往焉何人生壯茂之殊而凋謝之速會  
晤之踈而睽違之易耶誠不能為情矣曩公由大行  
入諫垣當 世宗英武人莫敢言而公獨指左右所  
親信欲借劔上方此其視生處去留聊無冀念而又  
何有於今日也哉聞公塲筭前日尤親為文章追將  
終沐浴衣冠端坐凝然儼有生氣是天地完理河嶽  
鍾靈善壽全歸浩浩乎遐升矣後死者方郎之未能  
為恐而何暇為悲慟也哉

祭族伯母

嗟哉我文肅公之挺生于盱土也助率奕夫 昭代  
聞望振夫斯人凡我族衆孰不荷餘蔭而依未照也  
哉然方其賓天之後嗣君相繼淪歿一脉如錢冰履  
淵臨凡我族衆亦孰不為孺人危且懼也哉乃誕遺  
孤岐嶼殊卓直叩 天闈沾恩國學嗣以賢孫耀光  
於鑠伯仲齊名金相玉琢是雖彼蒼之所以福善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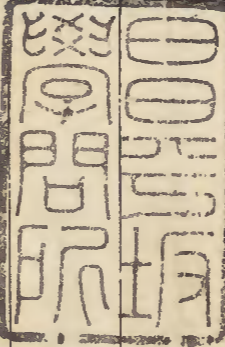
施而我孺人之純美貞操寔有出於尋常萬萬者矣  
固宜享遐筭而踰乎毫釐炫萊彩而日乎曾玄鶴馭  
仙乘鸞封眷錫凡我族衆又孰不爲孺人期且祝也  
哉爰陳非奠用告蕪詞靈爽不昧聿鑒在茲

祭幼弟惟慎

嗚呼余於賢弟之生且歿也夫固知其非與世人同  
矣則余今日之泣且奠也又安可自同於世人之情  
而不少殊異也哉然而終不能不於賢弟之奠而泣  
告之者蓋余年已七十衰齡暮景將藉我骨肉之親

以相因依乃不數年而次第先逝未幾而二男繼之  
又未幾而妹夫繼之如吾賢弟則德性溫柔起居慎  
節早雖孱弱而近歲日益壯茂至於學問之念念篤  
天地之敬愈謹日夕坐談孳孳勉相協助惟恐若兄  
之或隳厥志而頃刻不能舍離然者嗚呼以頃刻不  
能舍離之骨肉而遽求訣長往焉即賢弟亦有所大  
不忍者而况余之衰年獨立者哉然憶我賢弟臨終  
之意氣精神從容閑雅言詞絕無俚俗儀度了無僭  
差天地神祇儼爾昭鑒兒女室家蕭然靜默豈克能

超然物外以宇宙爲安居跡泯去來以冲虚爲禱會  
而心志滯着初不知前之爲生今之爲歿亦不知生  
之與若兄聚歿之與若兄離也耶信爾余當勉圖以  
無相負賢第其昭格而相成之



羅明德公文集卷之四終

